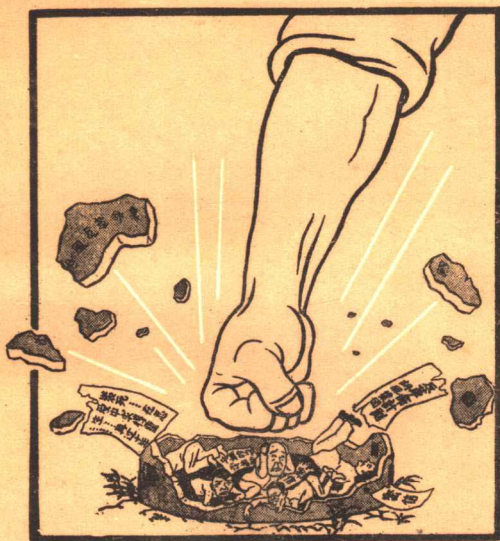


# 徹底粉碎 胡風反革命集團



通俗讀物出版社

# 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

本社編

## 內容說明

胡風集團是一個暗藏在革命人民內部的反革命集團，他們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運用兩面派的手法來進行顛覆人民民主政權的反革命活動。本書用較簡明的文字，說明了胡風集團是什麼樣的反革命集團和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時的陰險手法，指出了我們應該吸取的教訓和我們的任務——堅決徹底地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書號：0528

### 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

---

編輯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印刷者：天津市第一印刷廠  
天津和平路377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12千字

印張：1 1/3

定價：(3)七角

印數：1—46,000

1955年8月第一版

1955年8月第一次印刷

## 目 錄

- 一 胡風集團是個暗藏的反革命集團…………… 1
- 二 胡風反革命集團怎樣進行反革命活動…………… 5
- 三 從胡風事件中應該吸取的教訓……………15
- 四 我們的任務……………18

## 一 胡風集團是個暗藏的反革命集團

一九五五年五月起，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揭發出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集團。這個集團潛伏在革命陣營內部達二十多年之久。他們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打着文藝的旗幟，長期進行着以顛覆人民民主政權為目的的陰謀活動。現在，這個反革命集團在全國人民的揭發檢舉下，已經完全暴露了他們的醜惡卑鄙的面目。

胡風反革命集團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集團？胡風集團收羅的是一些什麼樣的反革命分子？在人民日報揭露的三批材料中，在全國各地報刊揭發出來的材料中，已經完全清楚了。原來，這個集團的基本骨幹，就是由帝國主義特務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國民黨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和自首變節分子組成的。這些人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是同帝國主義、蔣介石國民黨特務機關有着密切聯繫的一羣反革命分子。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集團的头目和嘍囉們的來歷吧！

胡風，就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头子，原名張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出身於由富農上升為地主的剝削階級家庭。胡風的大哥張名山，是個陰險毒辣的惡霸地主，對當地農民進行殘酷剝削，農民恨之入骨。胡風的四弟是個強佔人妻、無惡不作的偽聯保主任。胡風

本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當時北洋軍閥段祺瑞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嚇昏了頭腦，他堅決退出了團，成為革命隊伍中可恥的逃兵。後來，他便到蔣介石江西“剿共”軍中做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個時候，幹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回國以後，他在一九三三年左右混進了革命陣營，在當時的左翼文化團體內部進行分裂破壞活動。抗日戰爭期間，他在武漢和重慶，和國民黨許多特務頭子有密切的來往。他這些醜惡的歷史是用十分巧妙的方式隱瞞了，直到最近才查明了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幹阿壠又是什麼樣的人呢？他的出身原來是國民黨的高級反動軍官。在抗日戰爭初期，他曾經混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讀了幾個月，但是不上前綫抗日，却跑到蔣管區胡宗南的“戰幹四團”做少校軍事教官，後來又被送到重慶蔣介石辦的陸軍大學受訓，在陸軍大學畢業後做了戰術教官。一九四六年蔣介石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反人民反革命的內戰，阿壠听了蔣賊的“訓話”，高興得很，在一封給胡風的密信裏表現出他瘋狂地反共反人民的情緒，他說：他對反共反人民的戰爭是“充滿了樂觀”的，也告訴胡風“樂觀一下”。他還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三個月可以擊破”，“一年肅清”。他在信裏並對蔣賊的訓話加以無恥吹噓，認為蔣賊反革命反人民的“自信”，“使大家更為鼓舞”。

另一個打入党內的胡風骨幹分子綠原，他在一九四四年由國民黨調到美蔣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工作。這個“中美合作所”，是以殘酷拷打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而著名的。在一九四七年

九月，綠原還寫信給阿壠，罵我們爲“萬惡的共匪”。可是，在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個胡風骨幹分子曾卓介紹爲共產黨員，打入我們地下黨的組織。不久，他又突然潛逃。武漢解放時又突然回到武漢，與曾卓一起自稱是“共產黨”，並接收“大剛報”。一九五〇年，他假裝老實寫了幾次假報告，欺騙了當地的黨組織，再度鑽到共產黨內來。

另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蘆甸，也就是向胡風獻“刀子”、獻“悶棍”、獻“以攻爲守”策略的胡風心腹，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最近查明，蘆甸是一個隱瞞了醜惡歷史，別有用心地混進黨內的反革命分子。遠在一九三五年，蘆甸就考入了國民黨的“幹部人員養成所”，畢業以後，先擔任了一段“反共”保甲的“訓練工作”，以後就因“反共有功”，便做了僞聯保主任，到處作威作福，毒打農民和敲詐勒索。一九三五年冬，蘆甸又考入僞南京教導總隊，受訓後，便到僞杭州集訓總隊當班長，並到蚌埠爲國民黨招募過新兵。一九三七年蘆甸又被保送入僞黃埔軍校十四期“深造”，在那裏參加了國民黨，並受過蔣賊的檢閱，聽過蔣賊的訓話。以後又受過僞政工人員訓練，做過國民黨的中央軍官學校的分隊長、指導員等職務。蘆甸在僞中央軍校時，便結識了胡風集團的其他骨幹分子，並開始參加了胡風主謀的反革命陰謀活動。

至於胡風集團中其他一些骨幹分子，同樣是別有來歷的，同樣是從國民黨的反動垃圾箱裏鑽出來的渣滓。例如暗藏在浙江省文聯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方然，便參加過國民黨特務機關“復興社”。在上海復旦大學，披着教授的外衣潛伏下來的賈植芳，便是曾經當過

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軍官，當過國民黨軍統特務機關報“掃蕩報”的編輯，當過國民黨摧殘進步書刊的反動機關“新聞檢查局”的檢查官，也在山西參加過土匪武裝的反革命分子。又如潛藏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並竊取了重要職位的張禹，便是一個參加過三青團，參加過國民黨，從國民黨偽中央軍校畢業出來的反動軍官，做過國民黨第三戰區偽“陣中日報”編輯主任、台灣偽“和平日報”（它的前身就是臭名昭著的國民黨軍統機關報“掃蕩報”）主筆、溫州偽“浙甌日報”主筆的狡猾異常的反革命分子。

從上面這些人的反動“履歷”上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來了。有人說：“胡風集團只是文藝界的事”，“他們只是文藝思想有問題”。有這些說法的人，如果不是別有用心，故意在模糊人們的視聽，就是思想糊塗、眼睛不亮，麻痺到了極點。我們可以想想，如果他們僅僅是文藝界的文藝思想問題，為什麼他們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有那樣密切的聯繫呢？為什麼他們在解放前一貫追隨國民黨幹反共反人民的勾當呢？為什麼他們對蔣介石的反動活動那樣稱心滿意地擁護，而對真正為人民謀幸福的共產黨卻那樣咬牙切齒地痛恨呢？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已經很清楚了，他們原來是用文藝當幌子和帝國主義國民黨一個鼻孔出氣的反革命分子。他們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組成人員，正是一撮舊社會裏的敗類和垃圾，是帝國主義特務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國民黨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組成的大雜燴。因此，胡風反革命集團異常忠實地執行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命令，企圖顛覆人民民主政權，以達到反動勢力復



辟的目的，那是毫無疑問的了。

## 二 胡風反革命集團怎樣進行反革命活動

胡風這個反革命頭子，從混進左翼文化團體的時候起，到現在已二十多年了。這個反共反人民的罪惡集團所以長期沒有被發覺，是因為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方式是非常詭秘的，又是非常陰險的，所以能夠長期欺騙人民，使不少人長期和老虎睡在一起還不知道。胡風反革命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特點，大致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

第一，胡風集團是一個有組織的暗藏在革命隊伍裏的反革命集團。它有反革命的綱領和策略，有反革命的組織原則。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的反革命集團，他們的黨羽分佈於全國各地，用各種方式打入了我們的政府機關、學校、報社、出版社、工礦企業、羣衆團體以及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內部，有組織地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最近在全國各地大張旗鼓進行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中，就揭露出許多胡風集團的黨羽。他們在胡風的統一指示下，刺探和盜竊國家和共產黨的機密，進行各種破壞暗害活動。例如打入党內並竊佔了前華北文聯常務委員重要職位的胡風分子蘆甸，便經常把到手的所有黨內文件交給胡風閱讀，自己不能看到的黨內文件，也千方百計地偷到手裏交給胡風。當蘆甸下鄉要離開北京時，胡風甚至命令蘆甸，叫蘆甸的老婆把文

件陸續送去。胡風集团在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聯絡工作時，絕大部分是採取鬼鬼祟祟的、隱蔽的方式。胡風和他的党羽約好，在通信中採取各式各樣的代號和隱語。收信人的姓名和胡風自己的署名也隨時變換，很不一致。信封上的名字往往是收信人的妻子或其他人；信末的署名也經常變化或不署名。胡風發出的許多信用的是“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的信封信紙，許多信封上寫的是“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羅寄”、“上海青年報羅寄”、“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張寄”或其他機關的名稱。胡風和他的党羽採取這種偷偷摸摸的通信方式的目的，是企圖迷亂我們的視線，害怕我們發現他們的反革命活動的蛛絲馬跡，害怕我們發現他們的反革命的組織。

胡風反革命集团千方百計地鑽入革命隊伍的內部進行破壞活動，目的是要推翻人民民主政權。他們在進行反革命活動時是有着共同的反革命綱領的。胡風集团的反革命綱領，在他向党中央猖狂進攻的長達三十萬言的“意見書”中完全暴露出來了。這個反革命綱領的五項重要內容：一是反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二是反對深入工農兵羣衆並爲工農兵羣衆服務；三是反對思想改造，要求大家不要拋棄資產階級思想，不要接受工人階級思想；四是反對接受我國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反對文學藝術的民族形式；五是反對文藝作品寫重要題材，反對爲當前迫切的政治任務服務。胡風把共產主義世界觀、深入工農兵、思想改造、民族形式、寫重要題材稱爲“五把刀子”。他嘴裏說，這是只對文藝界提出的，但是我們誰都看得出共產主義世界觀、深入工農兵、思想改造……決不只是文藝界才需要的。胡風反對這些，很顯然就是反

對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胡風提出的實際是一個反動的政治綱領。胡風在向中共中央提出這五條極端險惡的綱領的同時，還提出了實行這些反動綱領的方案，就是取消一切羣衆團體的統一組織和統一領導，取消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胡風的這些反革命的伎倆被中共中央識破了。如果按照胡風的反革命綱領做去，社會主義建設就要完結了，人民流血鬥爭換來的革命成果就要葬送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政權就要復辟了。

雖然胡風的反革命綱領最後在他猖狂地向黨向人民進攻的時候被揭露了。但是，許多年來，胡風和他的黨羽卻一貫在奉行着這個反動的綱領，隱藏在革命陣營的內部興風作浪，進行其反革命的勾當。他們在進行反革命活動時是有着一套完整的策略的，所採用的策略就是所謂“神經戰”、“挖心戰”、“以攻爲守”等等。

胡風集團是怎樣搞“神經戰”的呢？按胡風集團的黑話說，就是“佈成疑陣”，弄成“遍山旗幟”的手法。當胡風集團“磨”好了“劍”，“窺測”好“方向”向黨進攻的時候，便由他們的黨羽在全國各地用各種假姓名向報紙、刊物寫信和投稿，或者捏造假的座談會記錄送給報紙和刊物。在投稿中狂妄地污蔑批判胡風思想的同志，並無恥地吹噓胡風的反動理論。在信件中用謾罵、威脅的流氓口吻企圖強迫報紙、刊物的編輯部，“不准”發表不利於胡風集團的文章。例如“文藝報”上曾刊載了批評胡風的詩“時間開始了”的一些文章，胡風分子張中曉、耿庸等便化成了幾十種名字寫信到“文藝報”編輯部，瘋狂地謾罵批評胡風的人爲“蛆蟲”、“低能的蚊子”、“潑婦”等。

胡風集團採用這種“神經戰”的手法，造成一種緊張的空氣的目的，就是企圖把胡風這個反革命分子說成是了不起的好人，把批評胡風的人說成壞人，把胡風反動透頂的所謂“理論”，說成正確的理論；這些本來是胡風集團的詭計，但他們企圖用“神經戰”的方式偽裝成“羣衆性”的意見，企圖威脅報紙、刊物的編輯部停止發表批判胡風集團的文章，使胡風的反革命言論在全國各地通行無阻，從思想上腐蝕和毒害革命人民。

胡風集團的另一種策略是“挖心戰”。他們在進行“挖心戰”的時候，採取了極端陰險的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打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實際上在販賣資產階級的唯心論，企圖從思想上來腐蝕革命隊伍和瓦解革命隊伍。胡風集團到處宣傳“哪裏有生活，哪裏就有鬥爭”，宣傳“主觀戰鬥精神”、“自我擴張”、“人格精神”、“人格力量”等反動的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企圖以這些醜惡的東西來腐蝕革命者，使他們放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拒絕思想改造，拒絕到羣衆的火熱鬥爭中去鍛鍊自己，使他們最後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漸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掉到反革命的泥坑裏去。例如在解放前，胡風爲了達到破壞革命的目的，便用“哪裏有生活，哪裏就有鬥爭”這一反動口號，阻止青年到解放區去參加革命工作，使他們留在蔣管區，留在自己的小房子裏進行所謂“自我擴張”的“鬥爭”。胡風集團進行“挖心戰”的第二種方式就是打進共產黨和革命隊伍的內部來，企圖從內部來顛覆黨和國家。胡風集團對黨對人民是極端仇恨的，他們在背後惡毒地咒罵黨、污蔑黨和反對黨。他們污蔑黨中央爲“董事會”，污蔑黨的文藝幹部爲“馬褂”、“老

爺”、“老板”、“蛆蟲”、“蚊子”、“低能而又混蛋的畜生”，他們詛咒共產黨“滅亡”和“完蛋”。胡風集團爲了達到他們顛覆黨和國家的反革命目的，利用了“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樣一個策略，用“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戰術”，打入共產黨其他革命組織的“肝臟”裏來，表面上“順着”黨和人民，暗中却用“挖心”的手法來破壞我們的革命事業。例如胡風便在一九三三年左右混進了左翼文化團體，在全國解放以後還竊取了全國文聯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重要職位。其他胡風分子，也紛紛僞裝成爲革命者的樣子，陸續混入革命團體內部，甚至打入共產黨裏來進行陰謀活動，像綠原這個曾在美蔣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工作過的反革命分子，便在一九四八年、一九五〇年兩度打入我們黨內。像蘆甸這個反革命分子，便在一九四五年混入了中原解放區，並打入共產黨。參加過國民黨特務機關“復興社”的反革命分子方然，还用毛線衣、派克金筆等作爲賄賂手段，賄賂了腐化變質的黨員作爲介紹人，一度混入黨內。胡風集團分子不但混進了文化教育部門，而且混進了國營廠礦企業，如歐陽莊，便混進南京下關發電廠，並竊佔了黨的支部書記的位置。胡風集團這種從內部進行破壞的手法是極端陰險和毒辣的，例如打入黨內並竊取上海中共市委宣傳部部長職位的胡風分子彭柏山，一貫地利用職權，宣傳胡風的反動言論，破壞華東文藝界的團結。混入黨內並竊佔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副主任的胡風分子謝韜，除一貫散佈反黨的言論外，還企圖在“三反”、“五反”運動中，達到其攻擊領導，把運動引向偏差的卑鄙目的。其他打入黨內的分子，則用種種方法偷竊黨的機密文件，爲

胡風通風報信，並進行挑撥離間的破壞活動。

胡風集團分子又怎樣執行“以攻爲守”的策略呢？這就是當他們處境不利的時候，爲了保存實力，等待時機再起而採取的辦法。例如一九五二年文藝界整風了，胡風集團分子惶惶不安，深怕在整風中露出他們反革命的馬脚。這時，胡風集團的“謀士”蘆甸就向胡風獻計：“不等他們提出你的問題，你先到上面提出你對目前的文藝運動的意見，給他們來一個悶棍吃吃。”企圖用這種以攻爲守的辦法混過關去。胡風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十萬字的猖狂挑戰書，也正是這種以攻爲守策略的實現。胡風妄想用這種手法來掩蓋自己的反革命活動和僥倖達到其卑鄙的反革命的目的。

胡風集團在進行反革命活動時的確是費尽心機的，他們一再強調要慎重，要小心，不要“在障地未強固前就放起槍來”，而主要是“準備條件，多一些條件，再多一些條件！”胡風還鼓勵和教唆他的黨羽要“埋頭工作，在羣衆中做好工作”，把“羣衆基礎弄好”，然後“就找大的對象”，即對準革命的要害加以攻擊。一旦他們的猖狂進攻失敗，他們的策略也就馬上改變了，這就是胡風說的“裝死”。例如當中國文聯主席團提出要開展批判胡風的運動時，胡風被迫從進攻轉入退却。他在表面上立刻裝出馴馴服服的樣子，痛哭流涕地寫了假檢討，好像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的樣子；可是，另一方面，胡風卻用密信指示他的黨羽們準備應付，要“用極冷靜極沉着的態度對待已經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事情”，要他們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爲了更遠大的未來”。在進攻失敗的時候，他們便

把希望寄託在反革命的復辟和人民政权的倒台上。

除了上面所說的三種策略外，胡風集團還利用了“清君側”策略。這個策略是漢朝的吳王劉濞發明的，當時劉濞聯合楚、趙等六國，興兵造反，想奪取漢景帝（劉啓）的江山，自做皇帝，但劉濞却說自己興兵的目的，僅僅是想殺掉漢景帝身邊的“壞人”鼂錯（他是漢景帝的主要謀畫人物），以清除王室的“危害”。這就是劉濞發明的“請誅鼂錯，以清君側”，達到他奪取漢朝江山目的的著名策略。胡風及其集團的人知道，如果直接攻擊全國人民擁護的共產黨，會馬上暴露出他們的馬脚，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所以他們也和漢朝的劉濞一樣，使用了“清君側”策略。胡風在上給中共中央的三十萬字的意見書裏，只攻擊林默涵、何其芳、周揚等幾個黨的文藝工作領導同志，說他們是“軍閥統治”，是“宗派”，說他們這幾個人弄壞了一切事，如果要把事情办好，共產黨就要取消這個“宗派”，把文藝陣地讓給胡風集團去掌握。其實，這些黨的文藝工作領導同志並不是什麼“宗派”，相反的，胡風他們才是一個地道的反革命“宗派”。胡風集團採取這種只攻擊少數幾個人，實際是反對黨反對革命的策略，是和打算奪取漢朝江山的劉濞是一樣的。

胡風和他的黨羽爲了實現他們的反革命的綱領，除了建立秘密的組織，運用陰險詭詐的策略外，還在反革命組織的內部規定並實行了嚴格的組織原則。盡量使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不被發現，使囁嚅們的言語行動達到統一。例如胡風和他的黨羽之間的密信往來，便嚴格保守秘密：“勿與外人道及”；他們的假檢討，便嚴格遵守不暴露胡風集團其他分子的原則；他們向黨向人民進攻時，是在全國

各地同一期間內一致發動、一致進行的。胡風集團分子對胡風是要絕對服從的，例如綠原犯了“錯誤”，受到胡風嚴厲批評，綠原便立刻去信表示“忠貞”，作了“深刻檢討”；蘆甸下鄉工作離開北京時，胡風便命令他讓他的老婆把偷來的黨內文件送去。此外，胡風集團還有種種制度，他們要彙報、集會，他們的文章、“假檢討”有時還要經過胡風審查。由此可見，胡風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組織原則是十分嚴密的。

第二，胡風反革命集團活動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用兩面派的手法，把自己偽裝成革命者的樣子，暗藏在革命隊伍和進步人民內部，幹反革命的勾當。

胡風和胡風集團分子一貫是偽裝成革命者的樣子，打着文藝理論家、小說作家、戲劇家、詩人、革命家的幌子，千方百計地企圖混到人民內部來。許多胡風分子也就用這種偽裝辦法混入了我們的機關、部隊、學校、企業、人民團體和民主黨派內。他們表面上偽裝積極，而背後則從事破壞。他們為了表示自己“靠攏”黨，“擁護”黨，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他們還裝得十分誠懇，一次又一次遞上入黨申請書。例如胡風分子方然便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向胡風獻計：一方面向中共中央送上瘋狂進攻的“意見書”，同時也送上入黨申請書，並且說：“此中道理，毋庸多言。”為什麼“道理”不用多說呢？因為這就是胡風和他的黨羽所慣用的兩面手法。等到他們鑽進共產黨和革命隊伍以後，他們就更便於興風作浪，“窺測方向”，大肆破壞了。

胡風集團一面“打進來”，一面還費尽心機“拉出去”。他們表面



上偽裝成爲“革命的積極擁護者”，而暗中却看準一些思想上、歷史上有毛病的人，作爲他們欺騙利用的對象，加以“爭取”和拉攏，把他們拖進反革命的泥坑裏去。例如一九五一年六月，胡風分子歐陽莊看到在蘇州中共市委工作的一個共產黨員犯了自由主義的毛病，受了黨的批評，他就連忙想試試，看能不能把他拉進他們反革命集團。結果，這個人就給他們拉去了。

胡風集團分子打入革命陣營以後，在口頭上也講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文，在文章裏也摘引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句子。但只不过是爲了“在‘字面’上站穩‘立場’”，實際上是故意顛倒黑白，歪曲原意，欺騙一些理論水平不高的人，以達到他們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目的。例如阿壠就曾在一篇文章裏，故意把“文藝必須服從政治”歪曲爲“文藝就是政治”，企圖達到使革命工作幹部脫離政治的目的。在同一篇文章裏，阿壠又故意把馬克思對一篇特務作品的批判歪曲成爲肯定，並加以宣傳和吹噓。這種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外衣而實際幹反革命勾當的手法，正是胡風及其黨羽一貫執行的兩面手法。

第三，胡風反革命集團活動的第三個特點就是以文藝作爲幌子來反對黨、反對革命。

胡風及其集團在表面上好像僅僅反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他們反對黨的文藝方針，反對作家掌握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文藝爲工農兵服務，反對文藝爲政治服務，反對文藝上的民族形式，要求解散一切文藝刊物和文藝工作的領導機構。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實際上他們是瘋狂地反對新社會的一切的。他